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

虞山 錢

姪孫信孚中一

訂

門人王璧無瑕

厥陰篇

厥陰證治第二十一

厥陰傷寒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

厥陰者。至陰也。陰氣至此而極。故謂之厥陰。太少兩陰交盡之經。爲陰極陽回之處。草木得陽氣而勾萌于至陰坤土之中。在卦爲泰。在十二辰爲寅。陽氣將出而未出。爲尚未透地之木。故在人爲厥陰肝木。至陽氣透地而草木發生。在卦爲大壯。在十二辰爲卯。乃已出土而抽條發葉之木。在人則爲少陽而屬胆經矣。前太陰爲陰氣之純全。有陰無陽。故專以溫經爲治。少陰則陽氣初生于盛陰之中。右屬三焦相火。左屬膀胱腎水。水火相須。若寒邪犯臟。則以溫經復

陽爲治。陽邪入裏。則以滋陰清降爲治。厥陰雖屬至陰。而陽氣已長。陰陽相半矣。然終是陰中之陽。其氣猶未透達。故通篇以熱多厥少爲病之退。熱少厥多爲病之進。先厥後熱。熱後不厥者愈。熱後厥逆下利煩躁者死也。寒邪固多敗證。而熱氣有餘者必發癰膿。有熱在裏。必圓膿血。然雖發熱不死。終不似有陰無陽下利厥冷煩躁及厥不還者死之爲甚。畢竟陰經以陽氣爲重也。夫足厥陰之脉起于足大指上循足跗上踝交出太陰之後上脰循股陰入毛中過陰

器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胆。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
之後。上入頤頰。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于巔。其支
者復從肝貫膈。上注肺。邪入其經。則陰邪自下迫陽
于上。故氣上撞心。心中疼熱而消渴也。消渴者。飲水
多而渴不止也。陰中之陽受迫而在上。故消渴而胃
覺飢。然終是陰邪。所以不欲食。客熱尚不殺穀。況陰
邪乎。即使強食。陰邪不能腐化。濕熱鬱蒸。頃刻化而
爲蛇。隨陰氣之上逆。故吐蛇也。若不知而以苦寒誤
下之。則胃陽敗絕。真陽下脫。故利不止也。

厥陰中風

厥陰中風。脉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_二

厥陰雖屬至陰。然亦自有經。若爲寒邪中傷。則爲厥陰傷寒。風邪中之。則爲厥陰中風。然入裏者多。在表者少。況邪入陰經。脉多沈遲細緊。故其邪不易出表。若得微浮。爲邪氣向外。仍歸太陽而欲解矣。所以下文有解表用桂枝湯者。蓋脉微則爲無力。浮則又爲在表。微則輕細和緩。而知其邪氣已衰。浮則邪氣還在表。而知其邪氣將散。故爲欲愈也。若脉不浮。則邪未

出表。故爲未愈。

厥陰病。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三

邪在厥陰。唯恐其下利厥逆。乃爲惡候。若欲飲水。是陽回氣燠。胃中燥熱而渴。已復歸陽明矣。若熱氣有餘。則又有口傷爛赤。咽喉不利。吐膿血之變。故可少少與之。令陰陽和平則愈也。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四

厥陰肝臟。乃含生土中。尚未透地之木。自子而一陽初生。木之萌芽未長。故不可言木。丑爲二陽。則陽氣

已長。草木之根。發已勾萌于陰土之中。至寅而三陽將及透地。陽氣已旺。萌芽茁長。將出未出之時也。卯則陽氣已出。草木發生。正厥陰木旺之時。邪氣至此而解矣。故曰從丑至卯上。

厥熱辨論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五

素問陰陽應象論云。清陽實四肢。陽明脉解云。四肢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肢實。邪入陰經。則陽衰陰盛。陽氣不能充實于四肢。故四逆而厥冷。厥逆則陽氣已微。急當以溫經復陽爲治。若以苦寒攻下。胃陽必敗絕矣。故曰不可下之。然不但諸四逆厥者不可下。即氣血已虛。胃氣不固。元陽衰弱者亦然也。世俗但知汗多亡陽。下多亡陰。不知誤下之亡陽尤甚也。所

以太陽誤下。每致胃陽虛損而成結痞。及協熱下利諸證也。

辨誤 尚論云。厥陰證。仲景總不欲下。無非欲邪還于表而陰從陽解也。愚竊謂三陰皆不可下。以陽氣已虛。不可更下故也。惟上文脉微浮者爲還表。其餘攻下之證。亦是邪氣復還陽明。而成胃實之證。乃還陽。非還表也。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
六

人身之陰陽。六經相爲表裏。營衛週貫一身。素問陰陽離合論云。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陰之前。名曰陽明。厥陰之表。名曰少陽。此即陰陽表裏而爲一合也。靈樞營衛生會篇云。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脉中。衛在脉外。營周不休。五十度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衛氣行于陰二十五度。行于陽二十五度。分爲晝夜。日入陽盡而陰受氣。平旦陰盡而陽受氣。如是無已。故無病也。陰陽之氣不相順接者。二氣

偏盛偏虛。不相接續。故爲厥。然陽氣虛。則爲寒厥。陰
氣虛。則爲熱厥。故厥論云。氣因于中。陽氣衰。不能滲
營其經絡。陽氣損。陰氣獨在。故手足寒也。厥逆之義。
見四逆散注中。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
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
口傷爛赤。七

此論熱厥之見證。及誤治之變也。一二日至四五日。
言或一二日即厥。或至四五日而厥也。厥者必發熱。

言邪入厥陰之經而手足厥者。厥後必發熱。非若寒厥之但厥不發熱也。前熱者後必厥。若邪入陽經則但發熱而不厥矣。此因邪入陰經故雖先發熱者。後亦必厥也。素問陰陽應象論云。寒極生熱。熱極生寒也。厥深熱深。厥微熱微者。言厥冷之甚者則發熱亦甚。爲證之重。厥冷之微者則其發熱亦微。爲邪之輕。即至真要大論所謂氣之勝復也。岐伯曰。勝有微甚。復有多少。此之謂也。謂之熱厥者。邪氣在裏。阻絕陽氣。不得通達。流注于四肢而厥也。與陽虛之厥冷迥

異。故應下之。使熱邪下泄。則陽氣流通矣。然非謂厥深熱深而可峻攻大下也。即下文下利而譫語者。亦不過以小承氣湯和胃而已。以其終是陰經鬱熱之邪。故不可大下也。前所謂諸四逆厥者不可下。皆指陽虛之厥而言也。所以下文即云虛家亦然。蓋逆厥與虛家並論。則知虛寒者不可下。熱深者爲可下也。以應下之熱厥而不下。反以辛溫升發之藥發其汗。則必助胃家之鬱熱而變生矣。然胃開竅于口。熱氣不得下泄而上炎。故必口傷赤爛也。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

此申上文厥者必熱。熱者必厥之義。言天地間陰陽對待。寒暑兩停。晝夜相半。然後二氣均平。而無陰陽之患。故寒邪之入厥陰也。因寒勝而厥。其手足厥逆者五日。寒邪既勝。陽氣必復。故其發熱亦五日。設五日之後。至第六日。寒氣又當厥矣。若不厥者。其病自愈。何也。以其厥逆之時。自始至終。不過五日。以其發熱亦是五日。陰陽勝復之氣已平。故知自愈。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必便膿血。九

此條較前熱多于厥。爲陽勝于陰。乃寒邪退而陽氣已回。故其病當愈。自復熱四日之後。至七日而熱猶不除。是陽氣太過。亢而爲害。熱蓄于裏。必傷陰血。腐變而便膿血矣。

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爲進也。十

此言厥多于熱。爲陰勝于陽。乃寒邪盛而陽氣衰。人

以陽氣爲生。陽衰則病。陽盡則死。故寒多熱少。爲陽氣退。而其病爲進也。

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爲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十一

此申上文厥微熱亦微之義也。指頭寒。亦陽氣不充于四末也。言其爲厥也甚微。不至四支厥逆。但指頭寒也。默默不欲食。陰靜而闔也。蓋陽氣用則能言能食。如陽明熱盛而狂言譫語。中風則能食。中寒即不

能食。乃厥陰之本證。少陽之兼證也。然兩經皆有此證者。以厥陰之脉。挾胃屬肝。絡胆。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與少陽之經脉。行度相同。而爲表裏。所謂肝胆臟腑相連也。以指頭寒之微。厥陰邪在裏。故默默不言。且不欲食也。煩躁者。熱邪亦在裏也。熱雖少而不發越。故煩躁也。煩躁數日而小便利。色白者。以熱邪本少。久則自解。故爲熱除也。欲得食者。熱氣已除。陰邪亦解。陰陽平而胃氣和。故其病爲愈。若厥而嘔。則厥之微者。變而爲厥之甚。其厥已深。故陰氣上逆。

而嘔也。且嘔而胃脇煩滿。爲少陽之本證。熱邪內鬱而煩滿。則其熱亦深。故其後必傷陰而爲便血也。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

十三

此亦申上文厥者必發熱。發熱者必厥也。言寒邪入厥陰。先見四支厥冷。則寒邪在裏。非惟陽氣不能充于四肢而厥。且胃寒而津液不守。陰寒下注。則爲下利矣。至厥後發熱。則陽回氣煖。脾胃運行。其利必自止。若熱後復見厥冷。則又復利矣。所以陰經受邪。必以陽回爲主。故下文有云。雖發熱不死也。

漢江集 卷一
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
喉爲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
血者其喉不痺。十三

此承上文先厥後發熱。利必自止而言也。上文言見
厥必復利。此言利止不復見厥。而反汗出咽中痛者。
乃後發之熱太甚。鬱蒸而爲汗。上炎而作咽中腫痛。
故曰其喉爲痺。若如前厥後發熱無汗出。則利必自
止。若發熱而利不止者。熱邪必隨勢下流。重傷陰分。
腐化而爲膿血矣。便膿血而成痢者。熱已下泄。不得

上攻故其喉不痺

除中辨論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爲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脉之。其熱續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脉之。而脉數。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十四

自始發熱至夜半愈。是上半截原文。所以然者至必

發癰膿止。乃仲景自爲注脚也。但厥反九日而利句下。疑脫復發熱三日利止七字。不然。如何下文有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二句。且所以然句下。云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是明明說出。其爲脫落無疑矣。然何以知其爲復發熱利止乎。上條云。先厥後發熱。利必自止。況自食索餅後。並不言利。是以知其復發熱而利止也。言始初邪入厥陰而發熱者六日。熱後厥者九日。是發熱止六日而厥反九日。厥多于熱者三日矣。故寒邪在裏而下利。

也。厥後復發熱三日。利必自止。大凡厥冷下利者。因寒邪傷胃。脾不能散精以達于四肢。四肢不能稟氣于胃而厥。厥則中氣已寒。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似乎胃氣已回。但恐爲下文之除中。則胃陽欲絕。中氣將除。胃中垂絕之虛陽復燄。暫開而將必復閉。未可知也。姑且食以索餅。索餅者。疑即今之條子麵。及餛子之類。取其易化也。食後不停滯而發熱。則知已能消穀。胃氣無損而尚在其病爲必愈也。何也。恐其後發之暴熱暫來。出而復去故也。食後三日。脉之而厥。

後之熱續在者。即期之明日夜半愈。所以然者。以其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計後三日續發之熱又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爲陰陽相均。勝復之氣當和。故期之旦日夜半。陰極陽回之候。其病當愈。所謂厥陰欲解時。自丑至卯上也。所謂後三日脉之其熱續在。爲陰陽相當而愈。則其熱當止矣。若脉仍數。而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陽邪太過。隨其蘊蓄之處。必發癰膿也。

傷寒脉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脉遲爲寒。今

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十五

此申上文除中之故。併所以訓誨後人誤治之害也。脉遲則爲裏寒。六七日則永不發熱而虛寒已久。胃陽衰弱。急當溫中救裏。允爲恰當。粗工不習。不知脉遲爲寒。乃與黃芩湯以撤其熱。是所謂虛其虛而寒其寒也。如是腹中應冷。胃寒當不能食矣。今反能食。豈理所宜然。乃胃氣本寒。又遭寒涼之誤。胃中之陽氣欲絕。中氣將除。垂絕而虛火反熾。不久當即滅。故

暫時欲食而反能食也。謂之除中者。胃中之陽氣。淨盡無遺。猶掃除之義。胃氣一絕。則生氣盡矣。故曰必死。

蚘厥辨論

傷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藏厥。非蚘厥也。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今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爲藏寒。蚘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蚘厥者。烏梅圓主之。又主久利。

陽衰則脉微。陰盛則厥。蓋寒邪肆虐。陽氣衰微而不能充貫于四支也。至七八日之久。陰邪愈甚。陽氣愈衰。而周身之肌膚皆冷。其人發陰躁。無片刻暫安時。

者。此爲寒邪直入中藏。藏受寒邪而發厥也。爲至危之候。即外灸厥陰。內投四逆。若陽氣不回。則亦死矣。非虵厥也。若厥陰之寒邪在胃。虵動而厥者。其人當吐虵。今病者靜而復時煩。則非藏厥之躁。無暫安時可比。此爲寒邪犯藏。藏寒而虵不能安于胃中。隨陰氣之逆。上入胃膈。故時煩也。藏厥與藏寒之淺深各異。陽煩與陰躁之輕重不同。所以須臾復止。此藏厥與虵厥之辨也。厥陰之木邪犯胃。本飢不欲食。故得食而嘔。又煩者。虵聞食之臭味而上攻。所以其入當

自吐蚘也。蚘厥者。當以烏梅圓主之。又主久利者。利久則胃氣虛寒。大腸滑脫。宜于溫補酸收。雖有黃連

烏梅圓方

烏梅 三百個

細辛 六兩

乾薑 十兩

黃連 一斤

當歸 四兩

附子 六兩

蜀椒 四兩

桂枝 六兩當是桂非桂枝也

黃柏 六兩

人參 六兩

右十味。各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搗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

千下。圓如梧子大。先食飲服十圓。日三服。稍加至二十圓。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吐虵證。非獨陰經有之。陽證亦常有之。陽明胃實。穀食不化。穀之餘氣。濕熱鬱蒸。化而爲虵。隨嘔逆而上出。繼而遂有癰黃狂亂之陽毒見證。皆非烏梅圓之可治。惟陰寒在裏。藏寒而虵厥者。乃爲恰當。以脉微而厥。爲陽氣衰少。故用乾薑附子以溫經復陽。方中桂枝。乃後人之誤。藏寒則陰邪在裏。當用肉桂以溫裏。且平厥陰之木邪可耳。衛分無邪。豈反用桂枝之

厥陰熱證

傷寒脉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十六

滑者。動數流利之象。無沈細微瀯之形。故爲陽脉。滑主痰食。又主胃實。乃傷寒鬱熱之邪在裏。阻絕陽氣。不得暢達于四肢而厥。所謂厥深熱亦深也。爲陰經之邪復歸陽明。故當清瀉胃熱。而以白虎湯主之。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十九

邪在厥陰。惟恐其厥逆下利。若見嘔而發熱。是厥陰與少陽藏府相連。乃藏邪還府。自陰出陽。無陰邪變

逆之患矣。故當從少陽法治之。而以小柴胡湯和解其半表半裏之邪也。

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并

凡諸嘔家。有麻黃湯之嘔。大柴胡湯之嘔。小柴胡湯之嘔。猪苓湯之嘔。柴胡桂枝乾姜湯之嘔。葛根加半夏湯之嘔。吳茱萸湯之嘔。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之嘔。真武湯之嘔。四逆湯之嘔。乾姜黃連黃芩人參湯之嘔。烏梅丸之嘔。諸嘔家雖有陰陽寒熱之不同。而皆有治法。此因厥陰一經。實陰陽相半而陽伏陰中。故

二氣和平。病當自愈。所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寒多熱少。其病爲進也。然熱不除者。必便膿血。熱氣有餘。則發癰膿。癰潰而嘔。乃胃中應出之膿。故曰不可治。嘔膿盡自愈也。

厥陰寒證

乾嘔吐涎沫者。吳茱萸湯主之。

三

此以下皆陰盛陽微之證也。靈樞經脈篇云。足厥陰之脈。挾胃屬肝絡胆。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動則病胃滿嘔逆。蓋嘔逆。厥陰之本證也。涎沫粘飲白沫也。邪入厥陰之經。寒邪上逆而乾嘔。胃中虛冷而吐涎沫。故以補中煖胃之吳茱萸湯主之。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三

嘔而脉弱。則知非陽經之嘔矣。且小便復利。尤知裏無熱邪。而顯屬陰寒。上文云。厥者必熱。熱後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則熱與厥不應並見。此云身有微熱。而反見厥。是陽微不能勝盛陰。故爲難治。此非上文熱不除者可比。急當以溫經復陽爲治。而以四逆湯主之。

手足厥寒。脉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

三三

四支爲諸陽之本。邪入陰經。致手足厥而寒冷。則真陽衰弱可知。其脉微細欲絕者。素問脉要精微論云。

脉者。血之府也。蓋氣非血不附。血非氣不行。陽氣既已虛衰。陰血自不能充貫。當以四逆湯溫復其真陽。而加當歸以榮養其陰血。故以當歸四逆湯主之。

當歸四逆湯方

當歸 三兩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細辛 二兩

甘草 二兩

通草 二兩

大棗 三十枚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四逆湯者。仲景所以治四支厥逆者也。陽氣衰微。陰邪肆逆。以致陽氣不充于四末而為四肢厥冷。故用

甘草爲君。以緩陰氣之逆。又以乾姜附子補助其陽氣之衰。此仲景立法命名之本義也。此條之手足厥寒。即四逆也。故當用四逆湯。而脉細欲絕。乃陽衰而血脉伏也。故加當歸。是以名之曰當歸四逆湯也。不謂方名雖曰四逆。而方中並無姜附。不知何以挽回陽氣。即有桂枝。亦不過解散衛邪之藥耳。李東垣所謂氣薄則發泄。桂枝上行而發表。豈能如乾姜之溫中散寒邪。細辛雖能溫少陰之經。亦豈能如附子之補真陽而入命門乎。且芍藥不過斂陰。通草無非滲

利。又焉能治手足厥寒。脉細欲絕哉。如下文内有久
寒者。但加茱萸。生姜。而不及乾姜。附子。則知爲前方
中已有之物矣。豈仲景制方。治極陰最寒之證。獨遺
此二物邪。是以不能無疑也。恐是歷年久遠。散失遺
亡。訛舛于後人之手。未可知也。不然。何湯名四逆。而
藥物與四逆迥異耶。或曰。四逆散亦名四逆。而用藥
不同者。何也。曰。四逆散。乃治熱厥之藥。所以不同。此
則治手足厥寒。脉細欲絕之寒厥者。可同日而語乎。
從來注傷寒家。皆委曲順解。曾不省察其理。亦何異

于成氏之隨文順釋乎。尚論以爲陰血不足。宜用歸
芍以濟其陰。不宜用姜附以劫其陰。即其人素有久
寒者。以但增吳茱萸生姜觀之。則乾姜附子。寧不在
所禁乎。愚謂此論恐未爲確切。仲景之立四逆湯。專
爲四肢厥逆而設。故寒厥之證。無不用之。何獨于脉
細欲絕之手足厥寒。及內有久寒者。偏爲禁忌邪。若
不審原文。但依方立論。不幾與仲景立方之意。兩相
矛盾矣。其如後起者何。故擬議之。以俟明者之鑑云
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姜湯。
四

此承上文言手足厥寒。脉細欲絕。固當以當歸四逆治之矣。若其人平素內有久寒者。而又爲客寒所中。其涸陰沍寒。難于解散。故更加吳茱萸之性。臊苦熱。及生姜之辛熱。以泄之。而又以清酒扶助其陽氣。流通其血脉也。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姜湯方

于前方內。加吳茱萸半升。生姜三兩

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分溫五服。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胃。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二十五

手足厥冷。則知陽微陰盛。致陰陽不相順接。而四肢厥逆矣。不結胃。則邪不在陽位。而陽經無邪矣。小腹滿。按之痛者。至真要大論云。身半已下。地氣主之。靈樞經脉篇云。足厥陰之脉。起于足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跗。交出太陰之後。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此因邪入厥陰。寒邪結在膀胱關元。故小腹滿。按之痛也。蓋熱結膀胱。則熱蓄下焦。迫血妄行。故小便

自利而血蓄于下。此所謂冷結膀胱關元者。言小腹者。膀胱之所居也。關元者。任脉穴也。在臍下三寸。爲小腸之募。亦穴之在小腹者。總指小腹滿痛而言。故謂冷結在膀胱關元也。寒在小腹。下焦無火。氣化不行。故爲冷結在膀胱關元也。急宜溫煖下焦。祛除陰翳。乃其治也。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緊者。邪結在胃中。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胃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二十六

上文言不結胃。此言邪結在胃中。同一手足厥冷之

陰邪。一則不結于胃而邪在下。故小腹滿痛。一則仍結于胃中而邪在上。故心下滿而飢不能食。在下則寒邪已入至陰之分。所以當用溫法以回陽氣。在上則寒邪猶在陽位。所以當用吐法以去寒邪。蓋以邪入之淺深而分補瀉也。夫緊爲寒脈。在陽經則爲寒邪在表。在陰經則爲寒邪在裏。若手足厥冷。則脈當沈遲矣。乃忽見緊脈。知寒邪猶未深入。邪當結在胃中。若見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則其所以滿者。陰邪在膈而脹滿也。煩者。膈間之陽氣不得伸也。飢者。胃

陽猶未傷也。不能食。寒邪在胃也。故爲病在胃中。若如前寒已深入。則胃氣已傷。陽氣已損。則但有溫經扶陽之治。而無汗吐下之法矣。寒在胃。膈則邪氣未深。尚在陽分。因其近而取之。當用高者越之之法。故須吐之。宜瓜蒂散。假借胃中之陽氣。以湧出胃中之寒邪。則無敗胃深入之患矣。

傷寒五六日。不結胃。腹濡。脉虛。復厥者。不可下。此爲無血。下之死。二十七

五六日。邪氣入裏之候也。不見邪結于胃。而腹軟脉

虛腹軟則裏無邪結。脉虛則正氣衰弱。而後見四支厥逆。則知寒邪入厥陰而爲無陽之證矣。故不可下。然不曰無陽。而以腹軟脉虛爲無血。無血二字。最爲難解。若不得已而強解之。則經所謂脉者。血之府也。蓋氣血之動處爲脉。陽氣盛則陰血流行。脉虛則陽氣不旺。營血不充。是以謂之無血。若下之。非但更亡其陰血。并真陽而亦梏亡之矣。故曰下之死。義見霍亂條下。

傷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二十六

辨脉法云。脉來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脉來數時一止復來者。名曰促。陽盛則促。陰盛則結。此皆病脉。夫數脉所以候陽。故曰陽盛則促。促乃陽勝于陰。陰氣不接而斷續也。此條之脉促。偏見之于手足厥逆。似乎脉不應證。或謂脉促而手足厥逆。乃熱厥也。然則何以云可灸之邪。仲景之于陽邪。最忌火劫。已見于太陽篇矣。豈有陽盛則促之熱厥。而反有灸之之理。此所謂脉促者。非結促之促。乃短促之促也。陰邪太盛。孤陽不守。故脉作虛數而短促。當急救其垂絕。

之虛陽。故云可灸。灸者。如下文灸厥陰也。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

二十九

傷寒至六七日。邪入已深。正邪傳厥陰之候也。脈微則陽氣大虛。手足厥冷則陰邪肆逆。故盛陰迫脅其虛陽而上逆。所以陽欲盡而煩。陰氣極而躁也。邪在厥陰。陽氣將竭。于溫經復陽之外。當灸厥陰經之脉穴。即本經之井榮俞經合是也。灸之而手足溫者生。若手足仍冷。陽氣不還者死也。

厥陰誤治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脉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爲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三十

邪在少陽。繞屬半裏。已是禁下。況三陰乎。蓋陰邪在裏。皆陰盛陽虛之證。故無下法。即太陰有桂枝大黃湯之下法。因大實而痛。邪氣復歸陽明。仍屬胃實。故爲可下。然猶以胃弱易動。尚宜減之。少陰雖有急下三條。亦是陽經傳邪。及復還陽明之證。所以可下。至

厥陰爲陰中含陽之體。陽氣藏于至陰之中。乃陰之極處。庸可大下乎。所以本篇首條。即有下之則利不止之禁也。厥陰全篇。惟厥深熱亦深者。方爲應下。苟屬寒厥。則又在禁例矣。故有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誠也。此條脉證最劇。在長沙已稱難治。而猶立方主治者。以厥陰與太少不同故也。夫太陰爲立冬之候。純陰之臟也。少陰爲冬至之時。乃陽氣之初生。而厥陰則立春之氣。陰中之陽氣已半。將出地而未出之時。陽氣已長。但鬱結而未之伸耳。故厥者必熱。而厥

深熱亦深也。傷寒之六七日。已在大下之後。則誤下
已在六七日之前。在陽經尚有表證未解者。況陰經
本不可下而妄下之。使未解之經邪。陷入于至陰之
中矣。寸脉者。氣口也。經云。氣口獨爲五臟主。胃爲水
穀之海。苦寒傷胃。胃陽衰而寸脉沈遲也。手足四支
也。經云。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此以陽虛。
故手足厥逆也。下後陽虛于下。故下部脉不至。下寒
則熱迫于上。故咽喉不利而吐膿血也。即前所謂厥
後熱不除者。必便膿血。熱氣有餘。必發癰膿。及口傷

爛赤之變詞也。泄利不止。寒邪在下。所謂厥者必利。亦即首條下之利不止之義也。正虛邪實。陰盛陽衰。一寒多熱勝。表裏舛錯。治寒則遺其熱。治熱必害于寒。補虛必助其實。瀉實必虛其虛。誠爲難治。仲景不得已。立麻黃升麻湯主之。

辨誤 原文咽喉不利吐膿血句。成注謂厥陰之脉貫膈注肺循喉嚨。邪在厥陰。隨經射肺。因亡津液。遂成肺痿。又引金匱要畧云。肺痿之病。從何得之。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與麻黃升麻湯以調肝肺。

之氣尚論即取其說以爲解。而方氏條辨亦云唾膿血者肺金燥而痿也。萎蕤門冬以潤肺。三家之說雷同。大約以葳蕤門冬起見。故皆曰肺病。不知原文中一則曰熱氣有餘必發癰膿。再則曰咽喉不利唾膿血。其後又總結叮嚀之曰。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成氏于此條又另解之曰。胃脘有癰則嘔而吐膿。同一癰膿。一解之爲肺痿。一注之曰胃脘有癰。前後不同。始終各異。使後學安所適從。真所謂忘前失後慢不經心者矣。愚竊以爲未安。潛推其義。原文

曰咽喉不利。蓋咽通胃而喉通肺。仲景但統而言之者。非有肺胃之分也。不過指熱邪在上而言耳。曰唾膿血。又曰嘔家有癰膿。曰吐曰嘔。並無一字關涉肺臟者。若果屬肺痿。自當云咳膿血矣。旣不曰咳。則知不在肺矣。旣謂之吐。又謂之嘔。則癰膿必在胃脘矣。更進而求之。又知石膏知母黃芩。乃清胃熱也。葳蕤門冬。所以滋養陰氣也。豈爲肺病而設哉。況厥陰木邪。多能傷土。雖或有侮所不勝者。然不能傷金至甚。亦五行自然之理。少陽篇雖有縱橫二證。乃陽邪之

變非陰邪之所能明于理數者當自知之。無煩多贅也。

麻黃升麻湯方

麻黃 二兩半
去節

升麻 一兩
一分

當歸 一兩
一分

知母

黃芩

萎蕤 各十
八銖

石膏

白朮

乾姜

芍藥

天門冬 去心

桂枝

茯苓

甘草 各六
銖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頃。令盡。汗

出愈

陰經惟以陽氣爲重而無下法。蓋厥陰之陰陽相半。尤爲不可偏勝。大凡厥陰寒邪。必至發熱之後。則陽回氣煖而解矣。若其發熱不止。則又爲熱氣有餘。若熱在下焦。必便膿血。熱在上焦。則吐膿血。即有當下之時。亦無大下之理。一誤下之。危變立至矣。此因誤下。寒邪陷入陰中。故以麻黃爲君。升麻爲臣。桂枝爲佐。以升發其寒邪。發越其陽氣也。知母黃芩爲臣。所以殺其鬱熱之邪也。石膏爲佐。所以清肅上焦。利咽

喉而解胃熱也。當歸萎蕤。天冬芍藥。養血滋陰。所以
治膿血也。白朮補土。乾姜守中。甘草和脾。茯苓淡滲。
皆所以溫裏寒而理中焦。補下後之虛。治泄利之不
止也。此條脉證雖繁。治法雖備。然終是寒邪誤陷所
致。故必待麻黃升麻桂枝之汗解。而後可愈。故麻黃
升麻之分兩居多也。

或問此條原文中。如寸脉沈遲。乃寒脉也。手足厥逆。
乃寒證也。下部脉不至。下焦虛寒也。泄利不止。中氣
虛寒也。唯咽喉不利。唾膿血。方爲熱證。以脉證論之。

寒多于熱。而仲景立方。治熱者反多。治寒者反少。何也。曰。仲景醫聖。洞曉陰陽。深知消息。故能立法垂訓。豈有誤哉。蓋因此條之寸脉沈遲。手足厥逆等陰寒脉證。皆誤下之變。非本然自有之證。即使如上文本證自見之厥。亦有熱鬱之厥。故厥者必發熱。而有熱不除。及熱氣有餘之變證。熱藥可重用耶。況寒證雖現。而咽喉不利。吐膿血之熱證亦現。即上文厥者必發熱之注脚也。又何怪其立方之寒多于熱哉。至下文下利厥逆者。乃爲有陰無陽之證。方有四逆湯之

一治矣。至既發熱而厥利至甚。躁不得卧。則陽氣竭絕而死矣。故不得不以溫熱爲治也。但熱勝不過發癰膿便血耳。無陽則生氣絕滅矣。故陰經必以陽氣爲重也。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三一

本自寒下。謂本來所犯之證。已自寒中下利。醫不知其爲裏寒。而復以寒藥吐下之。乃所謂虛其虛而寒其寒也。遂至胃陽敗損。寒踞中焦。寒邪拒格。比前本

症之寒下不同。更變逆而爲上吐下利矣。所謂寒格者。若食入口即吐。則藥入口亦即吐。寒中而投之以一熱藥。是裏寒拒外熱也。治之之法。當以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方

乾薑

三兩

黃連

三兩

黃芩

三兩

人參

三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方氏條辨云。寒格。謂藥寒致成拒格也。乾薑人參。正治以過其吐下。黃連黃芩。反佐以通其拒格。可謂詞

簡理明。深得素問至真要大論熱因寒用之旨。所謂
奇之不去則偶之。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寒熱溫
涼。反從其病之義。及仲景白通加豬胆汁湯之法也。
尚論謂用黃連黃芩之苦以下逆氣。而解入裏之熱
邪。誤矣。以傷寒本自寒下。又寒格更逆吐下矣。豈又
有熱邪入裏邪。方喻兩說。大相懸絕矣。

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出者。以其人外氣怫鬱。
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嘔。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三十

二

傷寒而大吐大下。則胃中陽氣極虛矣。復極汗出者。非又汗之而極出也。因大吐大下之後。真陽已虛。衛外之陽不能固密。所以復極汗出。乃陽虛而汗出也。愚醫尚未達其義。以其人外氣怫鬱。本是虛陽外越。疑是表邪未解。復與之煖水以發其汗。因而得嘔。嘔者。呃逆也。其所以嘔者。蓋因吐下後。陽氣極虛。胃中寒冷。不能運行其水耳。非水冷而難消也。水壅胃中。中氣過絕。氣逆而作呃忒也。治法當擬用五苓散理中湯。甚者四逆湯可耳。

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

三十一

噦者。胃陽將敗。氣不流行而呃逆也。腹滿。寒在中焦。太陰脾病也。前後者。大小便也。夫噦之爲病。最不易治。得愈者少。而曰利之則愈者。蓋以腹滿故也。若胃敗之噦。中氣已壞。眞陽欲絕。庸可愈乎。素問寶命全形論云。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葉發。病深者其聲噦。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針無取矣。此所謂腹滿者。乃腹中脹滿。裏實之證。水穀不得分消。中焦壅塞。胃氣不得流行之噦。乃淺證也。非胃氣傷敗之噦。故

云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若小便不利。則利其小便。大便不利。則利其大便。前後得利。則腹滿消。胃氣行而愈矣。

厥陰熱痢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三四

謂之熱利。非復如前厥後之熱。直本熱之利也。熱邪在裏。濕熱下滯。故以白頭翁湯主之。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 三兩

黃連 三兩

黃柏 三兩

秦皮 三兩

各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白頭翁。神農本草經言其能逐血止腹痛。陶弘景謂其

能止毒痢。東垣李杲曰。仲景治熱利下重。用白頭翁湯。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即成氏之說也。又云。治男子陰疝偏墜。蓋亦厥陰專經之藥。故仲景用之爲君。以治厥陰熱痢。黃連苦寒。能清濕熱。厚腸胃。黃柏瀉下焦之火。若中氣虛寒。及寒濕下利者。最忌熱利。則非此不可。故以之爲臣。秦皮亦屬苦寒。李時珍云。椿皮色青。氣寒味苦性瀋。乃厥陰肝。少陽胆經藥也。治下痢崩帶。取其收瀋也。以此推之。則創法立方之義。殆可見矣。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三五

此又申上文熱利之見證。以證其爲果有熱者。必若此治法也。夫渴與不渴。乃有熱無熱之大分別也。裏無熱邪。口必不渴。設或口乾。乃下焦無火。氣液不得蒸騰。致口無津液耳。然雖渴亦不能多飲。若胃果熱燥。自當渴欲飲水。此必然之理也。寧有裏無熱邪。而能飲水者乎。仲景恐人之不能辨也。故又設此條以曉之曰。下利渴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

辨誤 羅天益云。少陰自利而渴。乃下焦虛寒。而用
四逆者。恐不可以渴不渴分寒熱也。正當以小便黃
白別之耳。愚攷羅天益。乃前輩中之頗著者。而猶作
此論。何也。前注家俱以原文自利不渴者屬太陰。自
利而渴者屬少陰。截去下文不講。遂欲以爲定論。致
羅氏亦有不可以渴不渴分寒熱之語。不知仲景原
云。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下文即曰。以藏有寒故也。當
溫之。宜服四逆輩。因太陰以純陰爲體。無虛假之見
證。此陰寒不渴之正體也。云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下

文即曰虛故引水自救。小便色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此又因少陰爲坎水。其卦爲復。乃陰中含陽之體。龍火藏焉。故陰盛逼陽于上。所以陰邪在下則自利。虛陽在上則渴。此陰寒反見之假證也。其理隱微。豈能智愚均曉。仲景恐人之不喻也。故但云引水自救而已。下文仍證云。以下焦虛有寒。則知非有熱而渴。乃渴之變體也。至于厥陰一經。雖爲陰之極處。而陽氣已長。其卦爲泰。乃陰陽相半之體。陽氣且出。因寒邪在裏。故有飢不能食。食則吐衄。

之陰寒見證。而陰氣迫陽上逆。遂有氣上撞心。心中
疼熱而消渴矣。此又渴之反體也。若此者。真假虛實。
其辨甚微。羅氏亦稱著述家。豈猶未知陰陽消息。昧
于至理。而立說若是耶。若云不可以渴不渴分熱寒。
當以小便黃白爲別。不知三陽證中。亦有邪未入裏。
而清便自調者。亦有陰寒條下。小便不利者。孰知小
便之多者。似乎無熱。其色尚有黃赤者。或陰寒在裏。
氣化不行。小便短少而色亦有黃者。總之小便多則
其色漸淡。少則其色便黃。又不可以陰陽寒熱拘也。

大約小便多者爲無熱。或熱在血分而無傷于氣分耳。小便少者。陰陽寒熱皆有之。當以他證合辨。則庶乎其不差矣。肯堂王氏于準繩注中。亦即以羅說爲解。恐未足爲後學之指南。故聊爲之置辨。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宜梔子豉湯。六三

此以下二條。乃自陰還陽之證治也。下利後者。言下利已過之後也。下利得止。則知陽氣已回矣。而更煩。則知陽已稍勝。雖不能更上而作喉痺。亦不得下走而更便膿血矣。然則陽邪在膈而煩。按之心下軟者。

既非胃實可下之證。亦非熱邪在胃。欲作癰膿之比。乃下利之後。正氣已虛。熱氣初復之勝氣所致。乃六氣勝復之虛邪。是爲虛煩。虛邪在膈。無用攻發。故當如太陽汗吐下後之心中懊懣。虛煩不得眠。心中結痛等證之法。及陽明下後之胃虛煩熱之治。亦宜以梔子鼓湯吐之。

下利譫語。以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三七

陰邪下利。無譫語之證。然苟非陽明胃實。焉得譫語。若無形之邪。或可自陰還陽。仍歸陽明中土。至若燥

屎乃腸胃有形之宿垢。豈能轉移于經絡藏府之間乎。世俗但見下利。惟苦其利而欲求其止。不知譏語之下利。乃胃中之實熱。有燥屎故也。宜小承氣湯微利之。燥屎得去。利自止矣。內經所謂通因通用是也。有燥屎而用小承氣者。以陰經無大熱。非比陽明熱邪之盛。即大陰篇所謂胃弱易動故也。

厥陰寒利

三陰皆有下利。要皆不離乎太陰。至厥陰則木邪賊土。陰寒傷胃。較之他經尤甚。故其見證頗與前兩經有相似者。但總裁厥陰篇後。以便臨證彷彿其治。非謂厥陰一經獨有之證也。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用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三六

金匱云。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太陽篇中有飲水多者。心下必悸。此二語。雖皆仲景本文。然此條並不言飲

水。蓋以傷寒見厥。則陰寒在裏。裏寒則胃氣不行。水液不布。必停蓄于心下。阻絕氣道。所以築築然而悸動。故宜先治其水。當服茯苓甘草湯以滲利之。然後却與治厥之藥。不爾則水液既不流行。必漸漬入胃。寒厥之邪在裏。胃陽不守。必下走而作利也。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三十九

傷寒四五日。邪氣入裏傳陰之時也。腹中痛。寒邪入裏。胃寒而太陰脾土病也。轉氣下趨少腹者。言寒邪

盛而胃陽不守。水穀不別。聲響下奔。故爲欲作自利也。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早

此言有表有裏之下利也。陰寒在裏。則腹必脹滿。寒邪在表。則身體疼痛。表裏俱寒。故成寒下之證也。下利而腹脹滿者。太陰脾藏已爲厥陰寒邪所傷。胃陽將敗。所當急救。而其在表之寒邪未至。即成敗證。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以驅除寒氣。恢

復真陽。然後用桂枝湯攻表。以散經邪。然桂枝湯原爲傷寒之禁劑。而身體疼痛。乃寒傷營之表證也。以寒傷營之表症。而又以桂枝湯攻表者。以陰經無陽之證。非比陽經表實之寒邪。故不宜以麻黃湯更亡其陽。而反宜以桂枝湯通行其陽氣。以芍藥收斂其泄利之脾陰。更和之以姜棗。則表邪解而愈矣。此所謂不宜之宜。仲景之圓機活法也。

下利脉沈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

故也 里一

此言裏寒甚而表證微。不須解表。但當治裏寒之下利也。下利而脉見沈遲。則寒邪在下。面少赤。則虛陽在上。身有微熱。則稍有表邪。下利清水完穀。則胃氣虛冷而裏寒甚矣。裏寒則逼陽于外。故必至于鬱冒汗出而解也。如此者。病人必四肢微厥。推其所以然之故。蓋其人面少赤者。陰寒上逆。虛陽受迫而上浮。其面赤爲戴陽。乃下焦真陽大虛故也。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 里三

此有裏無表之下利也。下利清水完穀。則寒邪已甚。而無身體疼痛之表證。則知寒邪在裏而不在表矣。故不可攻表。若不知而妄發其汗。汗出則陽氣隨汗而泄。胃陽大損而裏寒更甚。故必脹滿也。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三早

此又立外熱非表症之辨也。言下利清穀。則裏寒已甚。而又外熱。似有表邪。然猶自汗出而四肢厥冷者。乃沍寒在內。逼陽于外。其外熱非表證也。真陽大虛。衛氣不密。故汗出而厥。非前鬱冒之汗也。當于四逆

湯內倍加乾姜。名通脈四逆湯主之。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

四逆湯主之。罕四

若有表邪而大汗出。則熱當去矣。汗出而熱不去。又似陽明入裏之證。而不知內拘急者。即經所謂諸寒收引也。四支疼者。陽虛而不充于四肢也。既大汗熱不去。而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是陰邪盛極于裏。陽氣飛越于外。非表邪也。急當收復陽氣。驅散寒邪。故以四逆湯主之。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聖五

上條大汗出而熱不去。此條大汗出而不言熱。是無熱矣。或曰。上文下利厥逆而惡寒。且多內拘急。四肢疼之證。此條亦大下利厥冷而不惡寒。其不言熱。乃陽氣猶未飛越于外。得母較前爲稍輕乎。曰。無熱則陽氣更微。大下利則陰邪更盛。故仲景亦以四逆湯主之。

下利後脉絕。手足厥冷。晬時脉還。手足溫者生。脉不還者死。聖六

晬時。週時也。夫寒邪下利而六脉已絕。手足厥冷。莫
無更生之理。而仲景猶云週時脉還。手足溫者生。何
也。夫利有新久。若久利脉絕。而至手足厥冷。則陽氣
以漸而虛。直至水窮山盡。陽氣磨滅殆盡。脉氣方絕。
豈有復還之時。惟暴注下泄。忽得之驟利。而厥冷脉
絕者。則真陽未至。陡絕。一時爲暴寒所中。致厥利脉
伏。真陽未致。陡絕。故陽氣尚有還期。此條乃寒中厥
陰。非久利也。故云晬時脉還。手足溫者生。若脉不見
還。是孤陽已絕而死也。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
死。四早

陰寒下利而手足厥冷。至于無脈。是真陽已竭。已成
死證。故雖灸之。亦不溫也。若脈不還。反見微喘。乃陽
氣已絕。其未盡之虛陽。隨呼吸而上脫。其氣有出無
入。故似喘非喘而死矣。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
陰無陽故也。早八

六七日。邪不在表。入裏傳陰之時也。陰寒在裏。則當

下利邪不在表則不當發熱。以六七日而未見下利。乃忽發熱而反見下利者。上文云。先厥後發熱。利必自止。今發熱而反利。前云發熱無汗。利必自止。今發熱下利而汗出不止。則知其證有大相徑庭者矣。夫先見之厥利。乃陰寒所致。發熱則陽氣已回。寒邪解散。故利必自止。此云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非惟利者不能因發熱而自止。即不利者因發熱而反利矣。同一發熱。而有利止與反利之大異。何也。蓋因此條之發熱。既曰有陰無陽。則非陽回之發熱。乃陰邪

太甚。真陽失守而飛越于外。故陽虛而腠理不密。所以汗出不止也。惟其真陽外越而發熱。所以汗出不止。又因汗出不止。則真陽益隨汗而盡泄。所以陽亡而死也。仲景之文。雖意在言表。令人自悟。乃著書之體也。然于末句。仍直指之曰。有陰無陽故也。後世學者。果能尋繹其文。不幾思過半乎。

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爲難治。

罕九

上文云。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又云。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厥四日。熱

反三日。復厥五日。寒多熱少。其病爲進。又云先厥後發熱。利必自止。見厥復利。皆以陽回陰退爲愈。陰勝陽負爲劇之明驗也。今先發熱而厥七日。則厥之多。不待言矣。厥多而寒盛于裏。復至下利。則腔腹之內。臟腑經絡。純是陰邪。全無陽氣。雖真武四逆白通等溫經復陽之法。恐亦未能挽回陽氣。故曰難治。

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五

發熱則陽氣已回。利當自止。而反下利至甚。厥冷不止者。是陰氣盛極于裏。逼陽外出。乃虛陽浮越于外。

之熱。非陽回之發熱。故必死也。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至

發熱下利厥逆。與上文同義。躁不得卧者。陰極而虛。陽受迫。陽氣將絕而躁擾不得安寧。故死也。即上文寒邪中臟。七八日膚冷。躁無暫安時之臟厥是也。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脉反實者死。至

傷寒而至下利。則裏寒而胃陽不守可知。其脉自當沈遲微弱矣。況一日十餘行。則其利已甚。脉當大虛。寧有反實之理。此所謂實者。乃陰寒下利。真陽已敗。

中氣已傷。胃陽絕而真藏脉現也。真藏脉者。如素問陰陽別論所謂肝至弦絕急十八日死。言肝木之邪尅土。則脉弦絕而急。至十八日而死矣。其所以十八日者。以四季各土王用事十八日。言十八日之內。土旺則不死。至不旺則死矣。又如平人氣象論云。如新張弓絃曰肝死。銳堅如烏之喙。如烏之距。如屋之漏。水之流曰脾死。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之類是也。

寒利回陽

下利有微熱而渴脉弱者令自愈

五十三

此以下。所以申上文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之義也。言陰寒下利。設身有微熱而渴。乃陽氣漸回。陰邪已退之兆。非大熱而熱氣有餘之比。若虛陽飛越于外而熱。則寒盛于裏。雖熱亦不渴矣。故知爲欲愈也。然必脉弱者方見其裏氣本然之虛。無熱氣太過作癰膿。便膿血。及喉痺口傷爛赤之變。故可不治。令其自愈也。若或治之。或反見偏勝耳。

也
五四

利脉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
此承上文言下利而渴者。固不必治療。當令其自愈
矣。設病不差。必清膿血。清與下文圍字同義。即便膿
血之痢也。其所以然者。前脉弱者。裏無熱邪。故可令
自愈。此因脉數有熱在裏故也。

下利脉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復緊。爲未解。
五五

此又總申上文下利身有微熱而脉數之義也。言前
條所云陰寒下利。身有微熱而渴。爲陽氣漸復。若脉

弱者可不治而令其自愈矣。次條又言下利脉數而渴者。本可自愈。設不差。以有熱在裏。必清膿血。此脉弱與脉數之異也。脉弱乃虛陽漸復之機。猶少陰篇所謂脉微續者生之義也。脉數則嫌其復還之熱太過。所以必圉膿血也。何也。以厥陰之體陰陽相半。不可偏勝故也。此條又言下利微熱而脉數。若汗出者。亦可自愈。脉數則太過之熱邪內鬱。故必清膿血。汗出則熱氣外泄。故膿血可免。而亦令自愈也。設其脉復緊。在陽經爲寒邪在表。在陰經則爲寒邪在裏。其

下利之證。猶未解也。平脉篇云。假令下利。以胃中虛冷。故令脉緊也。

下利寸脉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圜膿血。

五六

浮爲在表。數則爲熱。厥陰下利。寒邪在裏。脉必沈遲。不應有浮數之脉。故曰反也。寸脉指氣口胃脉而言也。何以知之。試觀平脉篇中。每以趺陽寸口並論。蓋以胃脘之陽。爲二十五陽之主。水穀之海。五臟六腑之大源。後天資生之本也。即仲景自序中所云。人迎趺陽三部不參者是也。人迎結喉兩旁各一寸半之

動脉也。趺陽。足跗上之動脉也。氣口。右手寸脉。手太陰之脉也。三者皆胃脉。故素問陰陽別論。指胃腕之陽曰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在頭。指人迎。在手。則寸口也。靈樞謂營行不休。如環無端。衛氣則晝行于陽二十五度。夜行于陰二十五度。五十度而復會于太陰。故素問經脉別論云。經氣歸于肺。肺朝百也。辨脉篇亦云。出入升降。刻漏周旋。水下二刻。一周。環當復寸口。虛實見焉。此以寸口而反浮數。則知復還之熱氣太過。胃中已有熱邪矣。即辨脉篇所

謂跌陽脉浮而數。浮則傷胃。數則動脾之義也。蓋氣口與跌陽皆胃脉。則其脉證自當相符矣。胃氣已爲復來之熱氣所傷。而統血之脾陰。亦爲鬱熱所動。陰血已傷。且尺脉見瀋。瀋爲陰血受傷之脉。則離經之血。已凝滯下焦。所以必隨下利而圉膿血也。

下利脉沈弦者。下重也。脉大爲未止。脉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五十七

寒邪下利。其脉本當沈遲虛細。然沈主下焦。絃則堅勁。故脉沈則陰寒在下。脉絃則裏寒未解。所以仲景

有下利脉數令自愈。設復緊爲未解之文。然則弦亦緊之類也。故沈弦爲下焦之寒邪甚盛。其氣隨下利之勢而下攻。必裏急後重也。脉大者在陽經熱痢。若發熱脉大。則邪不可量。當爲劇症。此雖陰邪。然脉大則亦其氣未衰。故爲未止。若脉微弱。則陽氣雖弱。而寒邪已衰。數則陽氣漸復。故爲欲自止也。然脉微弱則陰氣已虛。脉數則熱氣必盛而發熱矣。以陰陽相半之厥陰。唯恐其寒邪獨盛而爲死證。又恐其復熱太過。而爲癰膿便血。及喉痺等變。然癰膿便血皆非

必死之證。而陰極無陽。則死矣。故曰雖發熱不死。

差後諸證證治第二十二

陰陽易

傷寒陰陽易之爲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胃。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燒裩散主之。

舊注云。大病新差。氣血未復。餘熱未盡。強合陰陽而得病者。名曰易。男子病新差。未平復而婦人與之交。婦人得病。名曰陽易。婦人病新差。未平復而男子與之交。男子得病。名曰陰易。以愚意推之。蓋以二氣相

經其構精之時。乃化醇之候也。二氣不雜。兩精融一。故能化生。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然男病易之于女。女病易之于男。其受病之人。並非氣血未復者。實爲注家之誤。但男女一交之後。自然元氣空虛。餘邪錯雜于精氣之中。走入精隧。溢入經絡。乘其交後虛隙之中。入而浸淫于藏府筋骨。脉絡俞穴之間。則正氣因邪而益虛。邪氣因虛而益盛。故有此陰盛陽衰之諸證也。邪入陰經。身體必重。眞陽虧損。三焦不運。宗氣不行。所以少氣。邪從陰竅而溜入少陰厥陰。

故少腹裏急。若裏急之甚。或引陰中拘攣。皆陰邪之所致也。陰邪在下而虛陽上走。故熱上衝胃。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下焦虛冷。所以膝胫拘急也。此真所謂陰陽之患。故以燒裊散主之。

燒裊散方

右取婦人中裊近隱處。剪燒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陰頭微腫則愈。婦人病。取男子裊襠燒灰。或謂陰陽易之證。近于變幻。故用燒裊之法。亦近于厭禳。曰非也。有至理存焉。男女之交媾。易所謂三氣

感應以相與也。以未淨之邪。隨交合之情。精神魂魄。無不動搖。翕然而感。感而遂通。混入于少陰之裏。故以近隱處之裯襦。引出其陰中之邪。所謂物從其類。同氣相求之義也。但此方當爲導引之藥。其餘當隨其脉症之陰陽寒熱。治之可也。如王海藏之脉在厥陰。當以當歸四逆湯。下燒裯散。在少陰。當以通脉四逆湯。下燒裯散。在太陰。當以理中丸。同下燒裯散。所用之藥。各隨其經而効。自速也。不然。則有陰腫或縮。少腹絞痛。手足蹇。脉絕而死者。其後人之青竹茹湯。

及猥鼠糞湯。恐未必能合原文中之諸陰症也。大凡易病。必有如前諸證者方是。如無此見證。不過傳染之證耳。

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五六枚。

凡大病新差。真元大虛。氣血未復。精神倦怠。餘熱未盡。但宜安養。避風節食。清虛無欲。則元氣日長。少壯之人。豈惟復舊而已哉。若不知節養。必犯所禁忌。而有勞復。女勞復。食復。飲酒復。劇諸證矣。夫勞復者。如

多言多慮。多怒多哀。則勞其神。梳洗澡浴。早坐早行。則勞其力。皆可令人重複發熱。如死灰之復然。爲重複之復。故謂之復。但勞復之熱。乃虛熱之從內發者。雖亦從汗解。然不比外感之邪。可從辛溫發散取汗也。故以枳實梔子豉湯主之。惟女勞復。雖爲勞復之一。而其見證危險。治法迥別矣。女勞復者。男子大病差後。早犯女色。不易于他人。而已復病者。亦如陰陽易之頭重不舉。目中生花。腰背疼痛。小腹裏急絞痛。憎寒發熱。陰火上沖。頭面烘熱。心胃痞悶。後人雖有

竹皮湯。緞鼠屎湯。用月布作赤衣散。仍用燒裯散。及
當歸四逆湯。吳茱萸酒等救法。至卯縮入腹。手足蹇
冷。脉斷離經者。必死不救。所以吳綬謂前人有大病
新差。如大水浸牆。水退牆酥。不可輕犯之喻也。

若有宿食者。是爲食復。凡病新差。自宜先用陳倉米
少許。煎湯少飲。俟其無恙。漸次增濃。胃氣漸旺。穀食
漸增。至胃氣復舊。然後少進肉味。樽節愛養。自無復
證。若不遵法度。餘熱未除。元氣未復。飲食驟進。腥羶
雜沓。未有不復熱者。所以內經熱篇云。熱病已愈。時

有所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又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故復證之發熱者。以枳實梔子豉湯。發微似汗以解之。若驗其脉症而有宿食者。舌胎必黃。胃脘按之必痛。當微利以去之。故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五六枚也。

枳實梔子豉湯方

枳實

三枚

梔子

十四枚

豉

一升

右三味。以清漿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內枳實梔子。煮取

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溫分再服。覆令微似汗。或問前太陽篇中。傷寒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用梔子豉湯吐之。若少氣者。加甘草。嘔者加生姜。下後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加厚朴枳實而去豉。皆隨證加減吐虛邪之法也。此條病後勞復。亦用加枳實之梔子豉湯。並不取吐。而反取微似汗者。何也。曰。梔子原非吐藥。其性苦寒。神農本經。言其能治五內邪氣。胃中熱氣。蓋能清上焦之熱。瀉三焦之火。而去胃熱者也。豉性亦非必吐。

之藥。蓋能治時疾發汗。除煩熱。利胃膈。故李時珍謂其能發能散。得葱則發汗。得鹽則吐。前太陽篇之吐法。或服後探之。方得吐耳。勞復則胃中已無外邪。特因熱鬱不散。且病後已虛。不宜取吐。但令微似汗。則熱氣消散而解矣。枳實苦能開結。香能破氣。消宿食。寬胃痞。雖曰勞復發熱。然病差之後。豈能不犯穀食。故加之以利胃膈。化痰食也。漿水本用粟米飯。熱投冷水中。浸五六日而成者。味酢色白。性涼善走。解煩渴而化宿滯。本草云。煎令酸。可止嘔。漿味本酸。自七

升空煮至四升。更煮至三升。則其味益酸。蓋因梔子
豉湯。本爲吐劑。煎酸則可使不吐也。且無外邪。不忌
酸。斂此正制方之妙。欲吐則吐。欲其不吐。則又以漿
水制之。此操縱之權術也。若復熱之證。脰其脉則實
大。察其舌則黃黑。按其腹則滿痛。此食復也。爲有宿
食者。即于枳實梔子豉湯內。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五
六枚。因病後新虛。不宜峻下。故僅用五六枚。不細剉
而如博碁子者。取其味不全出。但求其宿食之去。不
令其更傷胃氣也。然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之大黃。亦

切作碁子塊者。以其尚是初次之病。故可用二兩。此則病後復證。所以止用五六枚。其虛實輕重之權衡。又不可不知者也。學者閱方。每不及此。設臨證施治。處方用藥。其可少忽哉。

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

病人脉已解。是邪氣衰去矣。而日暮猶微覺煩悶者。何也。以邪氣初解。爲病之新差。脾胃氣尚虛弱。則胃未能消。脾不能運。人強與穀。穀不能消。故至申酉陽

明旺時胃中之穀氣鬱蒸而煩也。若日將暮時而發熱。則是胃中停穀不化。已成日晡潮熱。乃陽明胃實之證。即當以下法解之矣。此不過病後新虛。胃不勝穀。穀氣稍重耳。故其煩亦微也。不須藥物。但節損其穀。則自愈矣。

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沈實者。以下解之。

傷寒既差已後。更發熱者。若病後餘氣作虛熱。固當以柴胡黃芩清解餘熱。以人參補其病後之虛。而以

姜棗和之。若復感外邪而發熱。亦屬病後新虛。理宜和解。但察其脉證之有類于半表半裏之少陽者。以小柴胡湯主之。若脉浮則邪盛于表。必有可汗之表證。仍當以汗解之。但病後新虛。不宜用麻黃過汗。使傷衛亡陽。若脉沈實者。沈爲在裏。實則胃實。仍當用下法解之。但衛氣已虛。不宜用承氣峻下。宜消息其虛實。或小承氣。或調胃。或如博碁子之法。隨其輕重以爲進止可也。

大病差後。從腰已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

大病後若氣虛則頭面皆浮。脾虛則胃腹脹滿。此因
大病之後。下焦之氣化失常。濕熱壅滯。膀胱不瀉。水
性下流。故但從腰已下水。氣壅積。膝脛足跗皆腫重
也。以未犯中上二焦。中氣未虛。爲有餘之邪。脉必沈
數有力。故但用排決之法。而以牡蠣澤瀉散主之。
牡蠣澤瀉散方

牡蠣

澤瀉

栝蒌根

蜀漆

洗去腥

苦葶藶

商陸根

海藻

洗去鹹已上各等分

右七味。異搗下。篩爲散。更入臼中治之。白飲和。服方寸

七。小便利。止後服。日三服。

牡蠣鹹而走腎。得柴胡方能去脇下硬。同滲利則下走水道。澤瀉利水入腎。瀉膀胱之火。爲滲濕熱之要藥。栝蒌根。解煩渴而行津液。導腫氣。蜀漆乃常山苗也。二者功用相同。水在上焦。則能吐水。在脇下。則能破其澀。爲驅痰逐水必用之藥。苦葶藶洩氣導腫。十劑云。洩可去閉。葶藶大黃之屬。故能去十種水氣。下膀胱水。去通身腫脹。療肺壅喘咳。但有甜苦二種。苦者能導腫洩水。甜者但能清瀉肺邪而已。丹溪謂其

殺人甚健。李時珍云。肺中水氣。臍滿喘急者。非此不除。肺平水去則止。何至久服殺人。此千古之明辨也。商陸苦寒。沈而降。其性下行。專于行水。治腫滿小便不利。赤者同麝香搗爛貼臍。白者入藥無毒。海藻鹹能潤下。寒能洩熱引水。故能消癭瘤結核。除浮腫脚氣。留飲濕熱。使邪氣自小便出也。立方之義。蓋以腎爲主水之臟。肺爲水之化源。故內經水熱穴論云。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上下溢于皮膚。故爲胕腫。

聚水而生病也

辨誤 成注引金匱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與牡蠣澤瀉散不知金匱原云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此仲景活法也金匱治水氣利小便之法如五苓散猪苓湯枯萸瞿麥丸蒲灰散滑石白魚散腎氣丸種種各異蓋以寒熱不同也尚論遂以此方爲定法乃謂大病後脾土告困不能攝水致水氣泛溢而用牡蠣澤瀉散峻攻何反不顧其虛可見活人之事迂踈輩必不能動中機宜庸工遇

大病後悉行溫補。自以爲善。孰知其鹵莽滅裂哉。愚竊謂水氣在腰已下。乃水性下流。未爲泛溢。腹未脹滿。脾胃亦未損傷。仲景但用牡蠣澤瀉散以決水者。蓋濕熱下流。有餘之證耳。非脾胃虛衰。土崩水泛也。原文中雖有症無脉。似無從攷其證之寒熱。然據方論證。當自曉然其爲濕熱在下矣。倘必繫以溫補爲庸工鹵莽之治。設遇病後虛寒。土不制水。下焦無火。氣化不行。水濕腫脹者。然則仲景之五苓散。腎氣丸等方。豈亦爲鹵莽滅裂哉。不然。下文大病後喜唾。

胃中有寒者。以理中圓溫之。則如之何。恐一言之蔽。貽誤後人。所以不得不辨也。

大病差後喜噦。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當以圓藥溫之。宜理中圓。

大病既差。唯恐其久爲熱邪耗燥。津液枯燥。今反喜噦。是脾虛不能收攝津液。乃至久而不了者。因胃上有寒也。胃上者。胃之上口賁門也。賁門屬胃之上脘。胃脘有寒。則津液不耗。脾虛不能爲胃行其津液。故涎沫湧出也。脾胃虛寒。當以圓藥溫補。故宜理中圓。

然不用理中湯而用理中圓者。非取其緩也。因病後
餘證。不必用大劑力救。但欲其常服耳。蓋以中土爲
資生之本。飲食日用之器。最易損傷。所以大病差後
每致食復者多矣。此因脾胃既傷。胃上已寒。焉得不
以溫補久服。而求其堅固哉。

辨誤 尚論注云。身中津液。因胃寒凝結而成濁唾。
久而不清。其人必消瘦索澤。故不用湯藥蕩滌。而用
圓藥緩圖。然仲景差後總用此方。在太陽邪熾之日。
不得已而合桂枝用之。即更名曰桂枝人參湯。又云。

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非其治也。于此見用法之權衡。愚竊謂胃寒則當吐清水。恐未必凝成濁唾。況津已凝濁。則當日少。豈能久唾邪。理中作湯。大能溫補脾胃。未爲蕩滌。圓藥本欲常服。亦非緩圖。且太陽證中之人。參桂枝湯亦因誤下之虛。遂成協熱下利。利下不止。雖曰太陽誤下。而下利已屬太陰。故用理中加人參。所以太陰本篇。即稱藏寒而用四逆輩矣。又因太陽外證未除。故仍以桂枝解散之也。至于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

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非其治也等語。則又屬一義。與此無涉。難于引用。此皆注者之失。

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

傷寒邪氣已解。自當熱退身涼。得穀而愈矣。但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此其常也。乃虛弱羸瘦。氣少力綿。呼吸短淺。更氣上逆而欲吐者。此胃氣虛而未和也。仲景雖未言脉。若察其脉虛數而渴者。當以竹葉石膏湯主之。虛寒者別當消息也。

竹葉石膏湯方

竹葉 一把

石膏 三兩

半夏 五錢

人參 五錢

甘草 五錢

粳米 半合

麥冬 一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去米溫服一升。日三服。

竹葉性寒而止煩熱。石膏入陽明而清胃熱。半夏蠲飲而止嘔吐。人參補病後之虛。同麥冬而大添胃中之津液。又恐寒涼損胃。故用甘草和之。而又以粳米助其胃氣也。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卷之